

盘州市淤泥乡麻郎垭村,位于该乡西部,距淤泥乡政府3公里,东临鱼纳村,南接新村村,西界双龙村,北毗苏座村,距水盘高速公路鸡场坪出入口12公里,G246国道和县二级公路鸡淤线贯穿全村。村庄占地面积3.6平方公里,拥有2806亩肥沃耕地和3521亩葱茏林地,原始植被覆盖,生态环境优良,一派田园风光。地貌上,麻郎垭村展现出典型的丘陵景观,地势自西向东缓缓倾斜,平均海拔约1700米,气候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类型,四季分明,年平均气温15.2℃左右,降水丰沛,适宜多种动植物生长。

境内乌图河与双龙河在此交汇,形成一道道蜿蜒的S形河道穿村而过,不仅滋养了这片土地,也成了划分村寨南北的天然界限。全村由2个网格、6个自然村寨组成,截至2023年底,共有221户916人,全部为彝族同胞,居住在卡卯自然寨为中心的区域。

麻郎垭村的历史可追溯至明代末期,是彝族先祖阿普笃慕之子慕齐齐(又名慕阿齐)后人的聚居地,自云南红河州迁徙而来,历经400多年风雨。1950年8月,盘县淤泥乡政府初建,麻郎垭村隶属第六区,直至1952年10月划归普古区公所。至1956年7月,经安顺专署批准成立淤泥彝族乡后到1958年改为管理区,麻郎垭村隶属普古人民公社。至1966年淤泥公社成立到1979年,麻郎垭村称淤泥人民公社次嘎大队5-8队。1980年改为麻郎垭村(下辖6个自然村寨)。至1984年恢复淤泥彝族乡后,麻郎垭村隶属淤泥彝族乡。一直到1992年2月撤并建县时与鲁娜、沙河、米妥彝族乡和苏座彝族乡的龙山、下苏座、上苏座村合并成立淤泥彝族乡,麻郎垭村归属淤泥彝族乡。

麻郎垭村民民风淳朴,民族文化底蕴深厚,彝族风情浓郁。古彝文经书、祭山、打秋千等彝族传统文化代代相传。唱山歌是村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家家户户酿造的水板酒也因为独特的酿造工艺和醇美的口感,成为各种庆祝活动招待贵宾好友的饮品。此外,麻郎垭村还是当地最早种植苳麻并以苳麻纤维制作麻布、纺织衣物的村落。

麻郎垭村依托劳务输出,商业创业、农业种植与养殖以及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,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。刺梨种植与畜牧业为主要产业。全村共种植241亩刺梨,年均采摘刺梨鲜果23.6吨;牲畜养殖户198户,年产值达979700元。截至2023年底,人均纯收入达16000余元,村集体经济积累60万余元、集体固定资产1100万元。

麻郎垭村2008年被授予省级“农民文化家园”;2011年荣获“贵州省30个最具魅力民族村寨”;2013年被授予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“示范村”;2014年荣获首批国家级“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”“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”“四在农家·美丽乡村”省级示范点、“贵州省小康示范村”、省级“文化产业示范村”;2016年被授予“贵州省特色彝族村寨”;2018年被司法部、民政部表彰为“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(社区)”。

穿越四百年的彝寨记忆
“麻郎垭”,彝语,译为“四面环绕、环境闭塞”“打不开、进不来”的避世之所,如同天然堡垒,适合屯兵、居住之地。另一种说法,则是与本地苳麻纺织业的起源相关。麻(种麻织麻纺麻)郎(彝语助词)垭(坝子),寓意着村民在寨心坝子上共享织麻纺织技艺的智慧与和谐。

自明末以来,麻郎垭村已历经400余年的岁月洗礼。其先民是彝族祖先阿普笃慕(为彝族始祖希慕迹的第31代,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彝族领袖,是彝族共同尊奉的人文祖先,即是彝族共祖)第六子慕齐齐(也称慕阿齐)的后裔,从云南红河州迁徙而来。

据《西南彝志》记载,阿普笃慕娶三妻生六子,即慕雅切、慕雅考、慕雅热、慕雅卧、慕克克、慕齐齐。传至7至11代后(具体时间难以考证),形成了武、乍、糯、恒、布、默六大部落,原居住地逐步向滇、川、黔、桂、渝五省市区分迁,开辟各自领地,史称“六祖分支”。

最早进入贵州的彝族先民主要是慕克克(布部)、慕齐齐(默部)的后裔。其中,慕齐齐约在战国时(有的资料为西汉末至东汉初,存疑)就进入黔西北、黔中、黔西南一带。

明朝末期,为争夺地盘和权力,部落之间连年征战,慕齐齐后裔(具体是哪一代无从考证)中的一支彝族先民,在躲避战乱过程中,被麻郎垭险峻的山峦、充沛的水源和宜人的自然环境吸引,决定在此扎根,世代繁衍。

在麻郎垭北关方向有两条陡峻的山梁,叫做凤凰山,又称“凤凰饮水”山。说起这凤凰山,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。

据传,古时的麻郎垭犹如一方净土,为抵御外敌,彝族先民筑墙自卫。一日,有只绚丽的凤凰在寨子上空翱翔,寻找栖息之地。村中有位叫阿叶生的青年闻得“家有梧桐,吹叶引凤”的佳话,遂在自家梧桐树下吹奏木叶,以悠扬旋律召

盘州市淤泥乡麻郎垭村村史村事(一)



彝风彝俗魅力无限

□徐 翥 李 曼

麻郎垭彝族文化之迎宾酒。

唤凤凰。

凤凰为乐声所吸引,缓缓降落,询问地名与水源情况。阿叶生热情介绍,凤凰品尝了清澈甘甜的河水,被纯朴的彝族先民保卫家园的行为所感动,决定留下守护这片祥和之地。凤凰化身山脉,不仅为麻郎垭增添了一道风景,更成为村落的守护神。

生活在这里的彝族先民有自己的历法——十月太阳历。彝族十月太阳历以十二属相轮回日,三个属相周为一个时段(月),三十个属相周为一年;一个月三十六日,十个月为三百六十天,十个月终了,另加五至六日“过年日”,习称“过十年”,平年“过年日”五天,全年为三百六十五天,每隔三年即第四年多加一天,即闰年(闰日)为三百六十六天。如此调正岁差之后,每年平均为365.25天,此与回归年(太阳年)邻近。

彝族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为五季,五季分别以木(春)、火(夏)、土(秋)、金(冬)、水(长夏)为代表,一季分两个月,双月为雌,单月为雄。它以太阳运动定冬夏,北斗柄指向定寒暑;它一年各月的日数整齐,季节准确。根据彝族十月太阳历推算,彝族火把节在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前后一段时间举行。

迁徙至麻郎垭村的彝族先民充分利用当地丰饶的自然资源,开启了苳麻种植与纺织的传统。

苳麻,作为优质的天然纤维作物,凭借其高经济价值和实用性,成为制作耐用衣物和家用纺织品的理想原料。它生长周期短,耐旱能力强,对土壤要求不高,适合在麻郎垭村这样的丘陵地形种植。

苳麻植株的成熟期较短,一年可收获至少三次。收获后的苳麻需经过一系列处理,包括剥去植株外皮、晾晒干燥,最终提炼出纯净的纤维。这些纤维质地坚硬,带有自然光泽,非常适合手工纺织。在麻郎垭村,妇女们运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,将苳麻纤维纺成纱线,再借助织机,一针一线编织成精细的麻布。

由苳麻纤维制成的麻布,质地坚实,透气性能好,耐磨耐用,是制作服饰的上佳之选。麻郎垭村的居民利用这些麻布,设计并缝制出各式各样的彝族传统服装,包括色彩斑斓的裙子、优雅的披肩和精致的头饰,不仅实用,也承载着彝族的文化符号和审美趣味。

麻郎垭村主要有甘氏、杜氏、柳氏、沙氏、谢氏、王氏、车氏等11个姓氏居住。相传甘氏祖籍从云南昭通迁入,与盘州市普古乡其尼惹甘氏同宗共祖。柳氏家族从广米迁入,为广米柳氏妥腊家支,今有柳氏祖灵洞在寨后狗打脱山梁上。

古老彝族文化的地理印记
在麻郎垭这片土地上,彝族语言文字、歌舞文化、饮食文化、服饰文化、婚俗文化、节庆文化、酒礼文化、建筑文化、毕摩文化等代代相传。其中,较为突出的当数语言文字、毕摩文化和歌舞文化。

说到彝族文化,不得不提到彝族文字——古彝文。在学术界公认的世界六大古文字(中国甲骨文、苏美尔文、埃及文、玛雅文、哈拉般文和古彝文)中,古彝文是唯一还活着(使用)的文字,麻郎垭的彝文就属古彝文。

古彝文(是相对于四川凉山地区“规范彝文”而言的,在1980年后被凉山“规范彝文”取代),是彝族文化的瑰宝,汉文史志称之为“𪛗(cuan,去声)文”“𪛗字”“𪛗书”“𪛗保文”“𪛗文”“夷经”;彝文称之为“诺苏补玛”“乃苏讼纳”“聂苏索”“尼斯”“阿哲苏”“纳苏缩”等。关于古彝文的产生年代,现还无定论。根据不同的考古研究和出土文物,古彝文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,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历史可能接近万年。如《华阳国志·南中志》和《后汉书·西南夷传》等书中均有记载。

明清两代有书载,古彝文“字如蝌蚪,字母一千八百四十”,是一种古老的音节文字,一个字形代表一个意义。这些彝字从结构上看,有点、横、竖、横析,大致有象形、会意、指事、假借四类。古彝文独体字多,合体字少。滇、黔、桂一带则由左向右竖行书写,日久月久,自成体系。

用古彝文记录的典籍涉及内容广泛,蕴含着大量生产与生活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,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当代适用价值。在麻郎垭村甘氏毕摩(彝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,专门负责礼赞、祈祷和祭祀活动)第14代传人甘正贵(男,1962年生)的藏书《古彝文》(《家传手抄本》)里可见其风格。

这本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书中,主要记载婚嫁丧葬择日以及医学、天文等。据甘正贵介绍,他还藏有《指路经》《招魂经》《解冤经》《通书》《献牲经》《祝福经》等彝文经书及古籍文献30余部,大部分都系手抄古彝文本。

毕摩,是一个特殊的身份,是彝族文化的主要持有者,基本属“世袭罔替”,其最大的标志就是拥有彝文经书。麻郎垭的彝文经书可以说是毕摩的灵魂和工具。所以,毕摩爱惜经书犹如爱惜自己的生命。

为了有效维护自身利益,毕摩一般拒绝将自己的经书传抄、雕刻、复印等,只能自己抄写。此举,虽限制了彝文的传播,却保证了彝文古老的原始面貌。

麻郎垭的毕摩文化以经书和仪式为载体,涉及彝族的哲学思想、社会历史、教育伦理、天文历法、文学艺术、风俗礼制、医药卫生等丰富内容,是一种保存完整的活态特殊原始宗教文化。

毕摩仪式则是为被祭送的亡灵和他们子孙后代卸除孽债和孽祸,让亡灵轻松回归祖界,让后代安居乐业、福祿安康。

博大精深的毕摩文化是彝族的核心文化,被誉为“镶嵌在彝族文化中的瑰宝”。

此外,麻郎垭又是彝族古民歌(彝语称为“过路”,意为古时男女青年玩耍之话,全用三段式五言句彝语演唱)歌师沙小四的故乡。对于沙小四,村里人知道的并不多,只知道他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彝族古民歌歌师。

在麻郎垭,没有歌,不能行。生产生活、谈情说爱、离合悲欢、对外交往、教育子孙……无处不歌,无事不歌。

彝族谚语曰:“歌多不过彝家,跳舞扭不过彝家,天上的星星能数尽,彝家的歌舞数不完,要问彝家歌舞有多少?请用海斗量一量。”“彝族生来会唱歌,一唱就是几大箩,唱得太阳落西坡,唱得金星从东来,百灵鸟听歌停了叫,牛羊听声忘

吃草,你若爱听彝家歌,请到彝家山寨来……”

彝族民歌从大的类别上可分为情歌(彝语:曲谷)、山歌、出嫁歌(阿买忌)、娶亲歌(陆外)、丧歌(忌和)、酒令歌(隶主)等。演唱场景自由灵活,可以在山间、树林、草地等地唱,有独唱、两人对唱、群体对唱、集体齐唱和简单的二声部合唱。歌词结构以七言四句为多见,也有四句一问、四句一答的形式,其唱腔则根据唱词内容,或流畅委婉,或抑扬顿挫,或温柔婉转,被当地人称为“拉山腔”,极具艺术感染力。

情歌、出嫁歌、娶亲歌、丧歌的音乐受古民歌“五言甸三段式”影响,每首曲调反复三次后即唱完。情歌即可单唱,也可众人齐唱,更多的是众男女青年齐唱,曲调粗犷、优美、抒情。

出嫁歌是嫁女场合唱的歌,演唱形式有集体唱、独唱和赛唱,曲调细腻、深沉,大多属悲歌,往往使人泣涕涟涟。因出嫁歌主要由女性演唱,故被称为“妇女音乐”。

娶亲歌在娶亲场合演唱,一般由一男性歌师领唱,其余男性附和,曲调欢畅,大多属欢歌。

丧歌在斋祭场合唱,一般由笔摩一人单唱,曲调简单,多属说唱型,有的仅是一个乐句的反复。

酒令歌,用于吉庆等隆重场合,一般是晚辈给长辈或主人给宾客敬酒时唱,曲词简单而热闹。

“山歌出在淤泥河,人可背来马可驮,前头去了三匹马,后面还有九回箩……”从经典彝族歌曲《山歌出在淤泥河》中,可窥见这一带山歌之丰富。

麻郎垭的山歌,曲调曲目繁多,一般而言,词、曲不一一对应,一首曲可配任何一首词,反之亦然。唱时配之以汉语、彝语或汉彝语混杂的附词浅村词。彝族山歌2011年5月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。

这里的彝族人民十分喜爱器乐歌舞,彝族的乐器种类多,主要有月琴、唢呐、口弦、木叶等。

月琴,是彝族的传统乐器,其悠扬的音色常在喜庆、闲暇或是静谧的夜晚响起。唢呐,在彝族的祭祀活动中扮演着核心角色。它常与其它乐器相互呼应,形成阴阳两调和谐共鸣。口弦,一种小巧精致的乐器,其演奏技巧独特——演奏者需以唇舌控制声音的共鸣,通过手指轻拨金属簧片,产生清脆悦耳的旋律。木叶,作为一种源于自然的乐器,展现了彝族音乐的随性与自由,其旋律深受山歌影响,充满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明快的节奏感。

彝族舞蹈形式多样,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民族风格。当地小有名气的“搓蛆舞”,又称“跳脚”“铃铛舞”,它是彝族在祭祀和节庆场合跳的,以彩带、白带和铜铃铛为道具,以集体舞蹈为表现形式的一种传统舞蹈。

“踏歌”又称“达踢”“跳歌”等,是彝族历史传承悠久的最具群众性的一种舞蹈形式,即以篝火为圆心,人们围成圆圈,领跳人在前吹奏芦笙等乐器,其他人则随后携手搭肩而舞,其舞蹈动作矫健,步调整齐成拍,跳时大家边跳边合拍而歌。

麻郎垭村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彝族语言文字、生活习性、丧葬制度、婚姻习俗、行为习惯、服饰文化、祭祀礼俗等,这些文化习俗共同绘就了

彝族文化的多彩画卷,使其成为贵州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。

彝族祭山与水板酒的独特魅力

祭山,彝语称“米十儿古”,即祭山神。彝族祭山是伴随着彝族的形成而出现的。彝族先祖认为,山带给他们生存所必须的一切,他们开始信奉大山,将其视为神圣之地不可侵犯,从而形成对山神的崇拜和保护意识,祭山的出现便源于此。

彝族祭山的真正起源已无从考证,它随着彝族的产生和发展逐渐丰富起来,发展至今,已形成完整的一套仪式,虽因地域不同而有差异,但其保护生态的根本内涵却始终不变。

在麻郎垭,祭山分为大祭山和小祭山。大祭山仪式由毕摩主持,在每年三月的半日和猴日举行。第一天扫寨,毕摩带领寨老及村里每家一名男性绕全村扫一遍,把不干净的东西扫出去。次日祭山,毕摩带领大家到山神树下献酒献牲献饭,供奉盘州北部三大山神及村寨周围的小山神,整个过程女性不可参加。

小祭山是由大祭山演变而来,一般是过年过节时,在家中堂屋或院坝中供奉山神和祖先,且只有家族中的男人参加。通过祭山活动,祈求山神保佑寨子风调雨顺,村民安康,家族繁盛,一切顺利兴旺。

麻郎垭彝族祭山活动赋予了山林以神圣性,他们禁止人们在祭山之外的时间去祭山林,更不能砍伐山上的树木,连自然掉落的树叶都不能捡……这一系列行为是彝族人民以另一种方式保护当地生态环境,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彝族祭山活动,不仅彰显其丰富的文化价值,同时也为历史学、民俗学、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2016年8月,祭山仪式被列为盘县县级非遗保护项目;2018年3月,彝族祭山节被列为六盘水市第五批市级非遗代表性名录;2019年6月,彝族祭山被列入贵州省第五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彝族祭山离不开酒。彝家有谚云:“所木拉以以,诺木支儿以”(汉区茶为敬,彝区酒为尊)。在麻郎垭村,彝族水板酒不仅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常用饮料型土酒,更深深根植于彝族人的文化与传统之中。无论是在传统的彝族年、盛大的火把节、庄重的祭山仪式等节庆,还是婚丧嫁娶,甚至是日常生活中,水板酒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,成为彝族人情感交流与文化传承的媒介。

据说,最早的水板酒是由彝族祖先偶然酿成的,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传统的酿酒技艺。水板酒的制作过程包括选米、拣米、洗米、浸泡、蒸酒饭、拌酒饼、巢酒、灸酒等步骤,对温度和时间精确控制,以确保酒的质量和口感。

麻郎垭的水板酒,主要用糯米精心酿制而成,彝语称“吉图”,其酿造历史悠久,制作工艺奇异,工序简单,是彝家独特的绵甜纯酒,回味无穷,并有提神纳气、祛寒助温、提神补脑、强身健体之功效。

水板酒的制作技艺在彝族内部世代相传,通常是家庭中的长辈向年轻一代传授。在彝族社会中,水板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,它还承载着彝族的社交礼仪、宗教信仰以及对自然的敬畏。

只要有远客到来,麻郎垭的彝族人多以水板酒代茶,先喝三碗再说。特别是喜庆日子、远方贵客到来,那礼节就更隆重了,先敬拦门酒,悠扬的调子声中由不得你不喝。

有朋自远方来,酒杯端起,笑脸漾开,甜美的歌声飘过耳际:“远方的贵宾,四方的朋友,我们不长聚,唯有相见时,这里有传统,美酒敬朋友,一杯再一杯,酒香歌声飞,请喝一杯酒呀,请喝一杯酒哟,想想老朋友,见见新朋友,一握朋友手,就是一条路……”你若推辞,再端酒杯,仍一样笑脸盈盈,歌声再起:“阿表妹端酒啊,阿表哥拿酒来,阿表妹喜欢不喜欢也要喝,阿表哥喜欢不喜欢也要喝,喜欢哩也要喝,不喜欢哩也要喝,不管你喜不喜欢也要喝!”席间酒歌一首接一首唱,直至宾主尽欢。

长期以来,在生产、销售、消费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水板酒文化,是彝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生动体现。2015年,彝族水板酒被列为第四批县级非遗名录。

麻郎垭村现有彝族水板酒传承人两个,其中,杜克美(女,生于1971年2月)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,柳啊合(女,生于1950年10月)被当地人称为民间技艺祖师。杜克美家的水板酒从2012年以来,每年都要销售5千斤以上。

如今,水板酒不仅在彝族聚居区广泛流传,还逐渐走向外界,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这一独特的彝族饮食文化遗产。

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

云上牂牁欢迎您

咨询电话:13378589222

全面推进

乡村振兴

六盘水日报社 宣